



流源金石墓志

王宏理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流源金石墓志

王宏理 著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576216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志基金石源流/王宏理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2. 7

ISBN 7 - 5034 - 1257 - 7

I. 志… II. 王… III. 墓志—研究—中国 IV.
K877. 4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6783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装: 北京华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7.75 字数: 440 千字

印 数: 1500 册 插页: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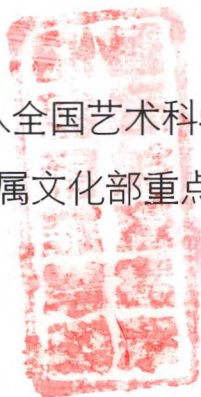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、工厂负责退换。

本项目列入全国艺术科学“九五”规划
重点研究课题,属文化部重点项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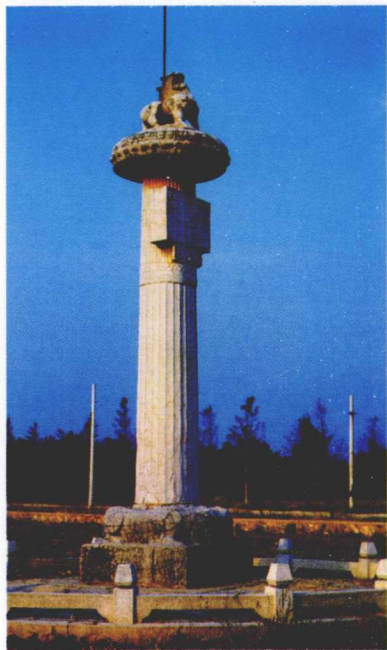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1. 凤阳明皇陵前神道石像生



2. 南京梁萧景墓前石兽



3. 南京梁萧景墓前石望柱



4. 雅安东汉高颐墓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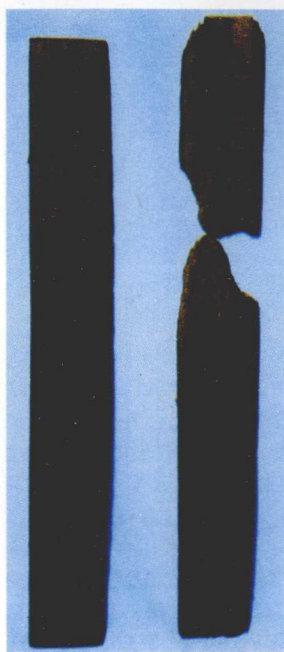
5. 南京梁萧宏墓碑



6. 泉州古伊斯兰教墓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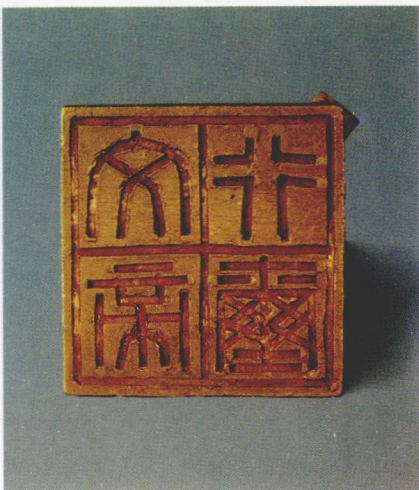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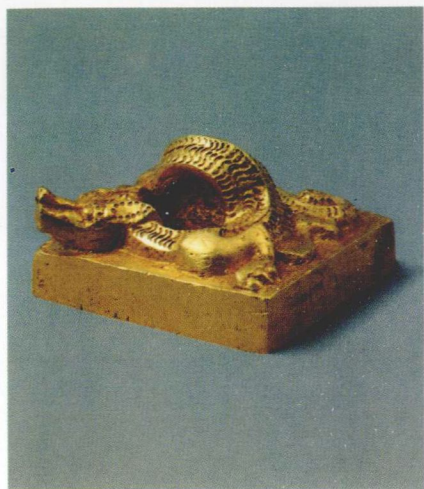
7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



8 南昌东晋雷陔墓木名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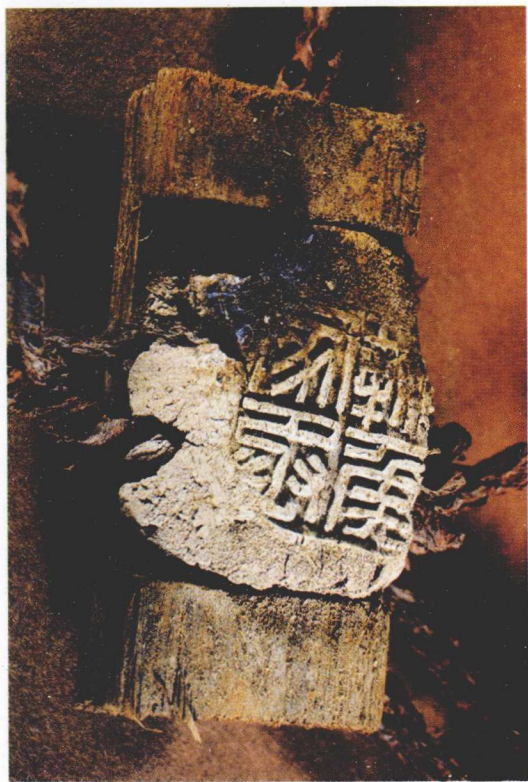


9 南昌东晋雷陔墓木方(遣策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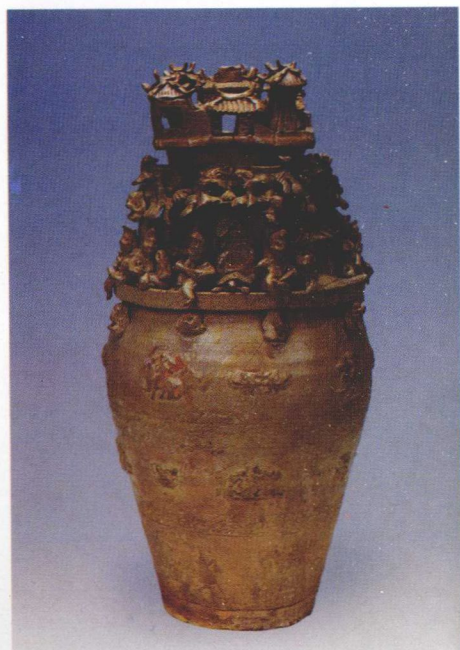
10.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金印

11.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封泥





12. 余姚唐越窑青瓷墓志罐



13. 温州西晋越窑青瓷堆塑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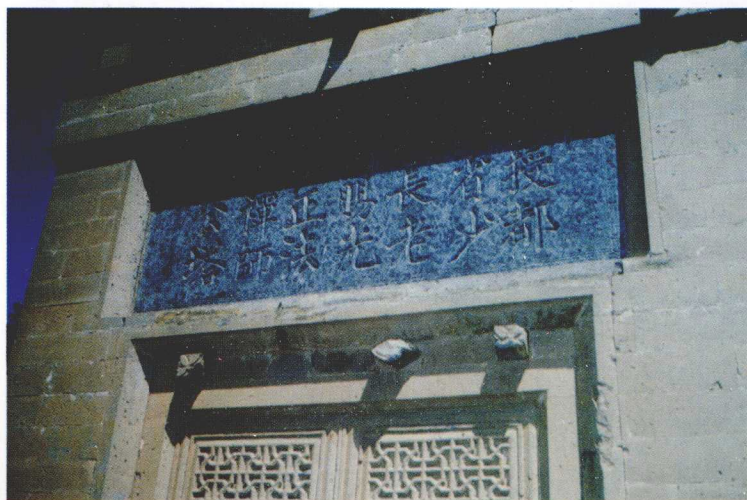
14. 大同北魏宋绍祖砖志



15. 西安北周安伽墓志



16、17 登封少林寺塔銘



序

朱家溍

王宏理先生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姜亮夫先生的高足,论辈分也是王国维先生的再传弟子,在当今金石学领域中已渐具影响。他在浙大求学期间,已经有较为坚实的基础。

自供职于浙江省博物馆以来,他对于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有了更多的接触与关注。这对于他秉承师门治学道路,以古文献为依据,从事墓葬范围金石研究是极其重要的。因此才能使他在文物与文献资料并重的研究上取得成绩。

宏理先生为自己这部书稿取名为《志墓金石源流》,有四十余万字。我一时无从细读,所

以就不可能作详尽具体的介绍。给我总的感觉:这部书体现了他的治学精神、研究方法等等,对于青年后辈有启示作用。宏理先生早就提出过:颜鲁公所书《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》不是其早年代表作的风格,后来 1997 年河南偃师首阳山一座唐代土洞墓中出土了颜书郭虚己墓志铭,为四十一岁时所书,比多宝塔早三年。况且传世颜书诸碑经若干年月的风吹雨打与人工捶拓,而郭公墓志则深埋地下,字口丝毫未损,真正保存颜书早年的面貌。依照宏理的说法,应通过总结客观规律使之有预见性,这就是他的预见性。

宏理先生聪慧勤敏,无论对于创作研究还是文博工作,他都有极大的热情,并取得不少成绩。但他不事张扬,不求闻达,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品格。

自序

孔子曰：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孔子又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孔子言知夏殷之礼，乃礼为人所共由之本也。故而商不能改乎夏，周不能改乎商。则可想孔子所知之夏殷礼盖依当世之礼而推之者也。此何故也，惟是文献不足也。

孔子之时，物质文明尚未发达，少布帛，无纸张，师授弟承，多是口耳相传。每欲记事，则刻划于洞壁墙岩，或书之于木牍竹简。而镂铸于金石者，多为朝廷之大事。其时虽金石竹木并用，然欲传之后世，竹木易朽，布帛难存，惟金石之寿可至千年，故古人常有“镂于金石”“藏之

名山”之语。然星转斗移，改朝换代，也多不知其处。

自炎汉发明造纸之术，中国古籍层出不穷，而因人为与自然之破坏，则代有散佚。前人尝谓古籍“十厄”：一曰秦始皇之焚书，二曰王莽时之毁书，三曰汉末董卓之暴，四曰西晋“八王”之劫，五曰侯景周师兵燹，六曰失于隋炀帝杨广之手，七曰安史之乱，八曰唐末战祸，九曰宋时靖康之灾，十曰元兵绍定之难。明清以来，因朝廷禁书毁书及自然之灾，古籍之失更不在少数。

犹需提及者，古籍经历代辗转传抄翻刻，致误者不少。而为政治斗争或沽名钓誉之需，窜改作伪者又不少。故春秋时，便有怀疑文献所载之事。孔子尝谓子贡曰：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孟子亦尝云：“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矣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》）

由是观之，陵墓中志墓之金石竹帛文字则最为幸运，也更为珍贵。人寿有限而吾国历史久长，故志墓资料极为丰富，此其一。传世之古籍代有散佚而志墓文字每每完好，即便陵墓被

盗亦往往免于遭劫,此其二。志墓文字乃时人所为而未经后人窜乱,故较为可靠,此其三。惟其丰富,可考历代之社会状况、职官制度、民族变迁、地理建置、风俗礼仪;惟其可靠,则可补经籍之不足,正史书之舛误,校文献之异同。

又,志墓文字既为时人所书,故又可考各代字体之演变。隋唐以降,碑志文字益趋讲究,达官富豪者往往请名家撰文书丹,则于研究碑志之文体与书法流变意义尤甚。诚如清人王昶《金石萃编·序》中所言:“宋欧(阳修)赵(明诚)以来,为金石之学者众矣,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玩不厌也,迹其囊括包举,靡所不备,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,丛书别集,皆当参稽会萃,核其异同,而审其详略,自非铨材末学能与于此。且其文亦多瑰伟怪丽,人世所罕见,前代选家所未备。是以博学君子,咸贵重之。”

秦汉以降,历代皆有研究志墓文字者,郗道元注水经,魏收作地形志,附列诸碑以征古迹,所见不谓不多。洎乎有宋,金石之学隆兴,欧阳修、赵明诚、王象之等始有研究之专著。惟因其时碑碣墓志出土尚少,或时逢丧乱,采获之地域所限。至元明后,见之日广,搜之日多,至有清